

借古希腊神话奥德赛的“回乡母题”，给出了现代描述，展现了现代人的失落、寻找、自我矛盾、无解社会的现实困境。文中大段大段内心独白，整篇意识流驱动，充满隐晦而含混的意指，毫不避讳的色情场面，都成了现代主义最灵动的那一面。

同年出版的《荒原》神奇地从诗歌上完成了对《尤利西斯》的“复调吟唱”。它同样以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叩问当下的价值与意义，不寻求答案，只有漫长与无尽的哼眠，跳跃在意象中，象征里套象征，如同都柏林阴郁湿冷的气候，让人捉摸不定，又萦绕难去。它鄙夷众人羡慕的四月：“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 培育出丁香，把记忆和欲望 混合在一起，用春雨 搅动迟钝的根蒂”（《荒原》）；犀利看生死：“我已对自己的生活和后人的生活感到厌倦，我正死着自己的死和后人的死”（《四面之歌》）；一切又归于梦境：“你既无青春也无暮年，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，把两者梦见”（《小老头》）。甚至有“给猫取名”这样灵光乍现地诙谐，“给

《荒原》神奇地从诗歌上完成了对《尤利西斯》的“复调吟唱”。它同样以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叩问当下的价值与意义，不寻求答案，只有漫长与无尽的哼眠，跳跃在意象中。

猫取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可不像你假日里玩的一种游戏；一开始你兴许会认为我发了神经，我要告诉你，一只猫得有三个不同的名字”（《给猫取名》）。

他们的作者乔伊斯和艾略特承前启后，身上都带着现代主义文学成熟的魅力，在当时富有新鲜感，后来被人们反复阅读。他们文学技巧性极强，不厌其烦地反复描述，多采用拼贴手法，强调感官和体验，用作品中人物或角色的不同声音组合文本，与文学评论家巴赫金所言的“复调”相似。他们的内容又都隐喻十足，引经据典（T·S·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中引用36个作家、56部作品和6种外文，《尤利西斯》更是典故的天书），有时甚至晦涩难懂，却都能熟练地运用优雅的语言感染人。两人都深知在取悦读者和挑战读者间找到完美平衡点。

那么，何为现代主义文学？乔伊斯、艾略特和他们的作品就能告诉我们：努力摆脱18、19世纪以来的写实与浪漫，不强调生活的再现，从人的内心去感受，感受当时纷乱复杂又飞速变化的社会。西方几乎所有的文人、艺人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用“变形、抽象、夸张、象征、寓言、意识流”来表达人性的压抑扭曲以及欲望充血。

从文学史的角度看，现代主义

就像一股汹涌洪波，而汇入它的则是各条涓涓细流。英国作家王尔德带来了唯美文学，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让人惊叹于“本我”与画像之间的纠葛，耽美风格与道德批判的外衣下，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呐喊；法国的左拉则贡献了自然主义，《卢贡-马卡尔家族》中那不厌其烦的实证、观察，让其笔触精准而多样，为现代主义的细致敏感奠定基础；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用《恶之花》成功抵制浪漫，并把焦点从田园转到城市，城市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，就像顾城的那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”，丑与恶也一样；而美国作家爱伦·坡左右开弓，诗歌与恐怖小说都借助想象奇特、恐怖怪异的主题，用非现实、非理性的式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顿。

很多人简单认为现代主义只是反叛，只是颠覆，只有各种荒诞不羁和故意为之的深奥晦涩或标新立异。乔伊斯、艾略特、卡夫卡、尤金·奥尼尔、伍尔夫、叶芝、福克纳这一连串的作家告诉我们，现代主义文学并非铁板一块，并非摒弃一切，也并非群魔乱舞式的光怪陆离，她反而是矛盾的统一体，诗歌充分利用古典，小说重视语言优美，连自传都富含文学性。她反对现实的刻板机械式的再现，重视内心感受和情感冲动，想象力瑰奇恣意，可她

左图：乔伊斯。

